

一個華僑家族的海內外抗戰史

陳衍德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一場全民族的抵抗運動，作為中華民族重要成員的海外華僑，在這場生死存亡的鬥爭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我的家族成員在海內外也積極參與了這場鬥爭，雖然他們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他們的華僑身份卻使他們在這場民族抗爭運動中留下了不一般的印跡。

我的家族是鄉紳—華僑家族，祖父陳菊農經常往返於菲律賓與廈門之間。1938年日寇佔領廈門前夕，祖母帶著父親和他的兄弟姐妹赴菲投靠祖父。祖父安頓好家人後，又匆忙趕往新加坡，參與新加坡廈門公會的籌建，其宗旨是救鄉和接應難民。該會的《金禧紀念特刊》（出版於1988年）記載：「迨民國廿七年（1938）……廈門淪陷……時陳君菊農適由菲島來星，英才薈粹，秉燭談心，僉認應從速發動組織，一面得與各方鄉僑發生聯繫，謀救鄉工作，一面可設法援助避難南來諸同鄉……」不久後新加坡廈門公會正式成立。這是祖父參與抗日救亡工作的一件大事。

日本佔領菲律賓期間，祖父身患嚴重的貧血症，臥病在家，但他始終支持子女們的抗日鬥爭。父親陳振佳參加了華僑抗日游擊支隊（華支），二伯父陳淵參加了華僑抗日反奸大同盟（抗反），雖然兄弟倆都冒著生命危險，但深明大義的祖父並不因此動搖愛



堂姑父吳靜邦在新加坡期間的照片。



圖為1938年新加坡廈門公會籌委會委員合影，前排正中為祖父陳菊農。

國抗敵的信念。而父親和二伯父正是在家庭和長輩的支持下，才奮不顧身地投入到那樣一種殘酷鬥爭中去的。在解放馬尼拉的戰鬥中，父親因表現英勇而被提拔為班長，之後又隨部隊配合盟軍繼續南征，直至完全打敗日軍。二伯父在險象環生的地下鬥爭中也成長為一名堅韌果敢的英勇鬥士。戰前有著辦學辦報經歷的祖父，戰後繼續揮筆撰寫描述抗日鬥爭的文章，他為紀念犧牲於菲島的廈門籍抗日烈士陳桂琛而寫的文章（刊於1948年《廈門畫報》創刊號）就是一例。總之，作為開明紳士與華僑社會活動家的祖父，自始至終都以他特有的方式參與到這場偉大的鬥爭中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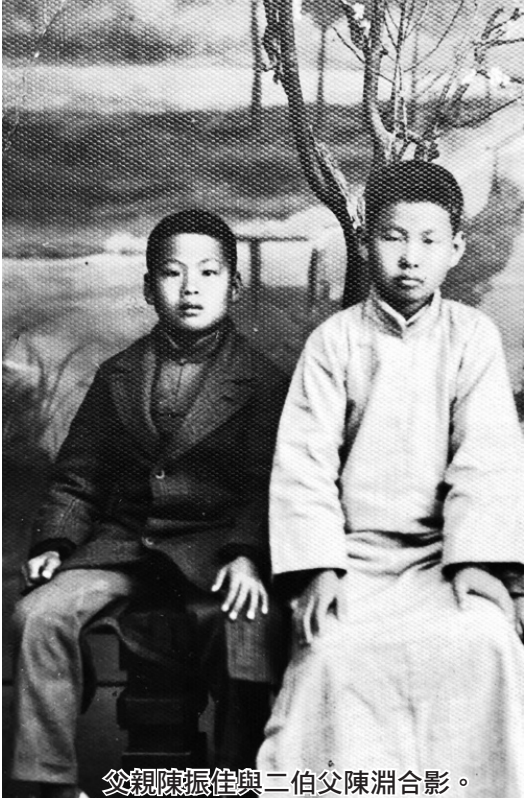
我的伯祖父（祖父的胞兄）陳通，1933年被國民政府委任為思明市政籌備處第七區區長，兼家族故里寨上社保安會會長。1938年廈門淪陷於日寇，陳通為躲避日偽政權逼迫充當漢奸，舉家遷入鼓浪嶼租界，與同樣避居鼓島的師友黃翰、陳清保等人組織詩社，名曰「秋社」，設於陳清保任經理的兆和醬油廠內，以此掩護其地下抗日鬥爭。由於詩社作品多激憤之詞，引起敵偽猜忌，1940年6月漢奸抓捕陳清保，殘忍地將其殺害，詩社同仁亦身處險境，然而陳通仍絕不妥協於偽政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鼓浪嶼亦陷入敵手，陳通有家難歸，在外經營小生意

度日，直至抗戰勝利後舉家遷回寨上社，繼續從事戰前的文教工作。我的伯祖父在日寇統治的黑暗歲月裡秉持民族大義，在家族的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我的家族中有一對具有傳奇色彩的夫婦：堂姑父吳靜邦和堂姑媽陳淑娥，抗日戰爭時期他倆在海內外做出過特殊的貢獻。陳淑娥是陳通的長女，婚後不久丈夫赴新加坡，兩年後丈夫回國帶她赴新。時值1936年，南洋華僑支援祖國抗戰的運動風起雲湧，他倆在新加坡僑界的學校和報社工作，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這場運動。吳靜邦任星洲崇正小學教員期間，參與組織業餘話劇社，宣傳抗日救亡。同時他還是馬來亞普羅作家聯盟的會員，與朋友一起創辦《星洲文化叢報》、《星野週刊》等進步報刊，激揚文字，鼓吹抗戰救國。陳淑娥先在崇福女校任教，後轉入《南洋商報》社。1937年她作為記者被派駐香港，經常往返中、新、港三地，從事與抗日有關的各項工作。

1937年上海八一三戰事爆發兩天後，新馬華僑成立了「馬來亞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他倆不顧自身安危投入了籌賑會的工作。英國對日本實行綏靖政策，殖民當局對華僑抗日活動嚴加防範。1938年初吳靜邦被逮捕，1940年夏再次被捕，並於這年冬被驅逐出境。陳淑娥也被迫於次年離開新加坡。

時值祖國抗戰最艱苦的階段，起初他倆避居於鼓浪嶼，但不久後吳靜邦即秘密前往浙東參加抗日游擊隊。在轉戰江南期間，吳靜邦還將妻妹陳淑嬌送入新四軍，這位具有反叛精神的家族女性，後來成長為一名英勇善戰的新四軍女戰士，並將姓名改為葉若



父親陳振佳與二伯父陳淵合影。



父親陳振佳與二伯父陳淵合影，1956年。

梅，解放後擔任了高級領導職務。雖然吳靜邦、陳淑娥夫婦後來因與組織失去聯繫，解放後其革命經歷一度未獲承認，但改革開放後他們終於獲得了應得的榮譽，他倆在海內外的抗戰經歷也大白於天下，歷史沒有忘記他們。

（2025年8月7日修訂。）

高考後，學生擠爆整形科

今年高考前夕，為保持備考動力，河南開封的高考生凌玥興致滿滿地列了一份「考後計劃清單」，打「瘦臉針」是清單裡的一項。

凌玥萌生打「瘦臉針」的想法並非一時興起。上高中以來，因咬肌肥大，她的臉形呈現出倒五邊形的形狀，被同學起外號「方方」。為遮擋臉形缺陷，即便在炎熱的夏天，她也極少將頭髮紮起來。為防止頭髮被風吹起，她還嘗試用膠水將頭髮粘在腮幫子上。

「因為臉形，我感到深深的自卑，這種自卑感貫穿整個高中三年，甚至影響了學習成績。」凌玥告訴。6月22日，她在鄭州人民醫院花費1600元進行了「瘦臉針」注射。正值暑假，各大醫院、美容院迎來一輪整形美容小高峰。相較於傳統的燙染髮、做美甲等考後「爆改」，醫美正成為高考生變美的新賽道。

「相當於一份『成年禮物』」凌玥的咬肌肥大問題或許與經常性咀嚼硬物有關。日常生活中，她喜歡吃牛肉乾。從初中起，她會通過「咬筆」釋放學習壓力。凌玥告訴，通過網絡平台，她瞭解到縮小咬肌的若干方法中，打「瘦臉針」是較為有效的辦法之一。自己從高一一起就萌生了打「瘦臉針」的念頭。

「高考後來諮詢醫美項目的學生很多，甚至在高考快結束的時候，不少家長就已預先替孩子來排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九人民醫院整復外科主任醫師楊軍告訴，該院整復外科目前每天接診的高考生有100多名，高考結束和高考出分這兩個時間點前後，就診人數最多。高考生選擇的醫美項目中，雙眼皮手術、玻尿酸隆鼻、「瘦臉針」注射較為常見。

高考生考後醫美熱潮在近五年不斷升溫。同濟大學附屬同濟醫院整復美容外科主任醫師崔海燕對表示，高考結束後，許多考生從長時間的壓抑狀態中解放出來，希望以一個嶄新的形象投入大學生活，此時，醫美項目相當於一份「成年禮物」。

多位受訪專家稱，近幾年，高考生拿著明星照片提出要「完美復刻」的情況在減少。當前，學生對美的多元化認知不斷加深，相比於千篇一律的「模板化」五官，更希望基於自身特色提升顏值。

與此同時，家長對孩子高考後進行醫美的接受度也在不斷提升。楊軍表示，有的孩子高考考得好，一家人帶著孩子諮詢醫美項目，想作為給孩子的獎勵；有的孩子考得不理想，家長就想在其他方面幫孩子使把勁，從外形上加分。

2025年高考剛結束，湖南株洲的高考生劉婉琪就在當地一家私立美容院花3000多元進行了雙眼皮手術。她告訴，手術是在母親陪伴下去的，得到了家人支持。

一些對孩子進行醫美較為開明的家長，本身也是醫美項目的忠實受眾。家住廣州的陳冉冉2024年高考後兩個月，在廣州一家私立醫美機構花近2萬元進行了玻尿酸隆鼻。「高考前母親就已幫我把項目買好了。」陳冉冉說，其母親常在同一家機構做一些光電類項目。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整形修復科副主任醫師陳猶白告訴，五六年前，一位母親找他做了下頷角截骨手術，覺得效果不錯，今年又帶著剛高考完的女兒諮詢下頷角截骨手術。「孩子長得挺漂亮的，但母親總覺得她下頷角有些肥大，勸她做醫美。」陳猶白表示，幾年前一般都是孩子想做醫美項目，家長不同意。但近兩年，遇到很多孩子覺得無所謂，家長希望其進行醫美的情況。這種情況在藝術類考生中更為常見。但不少家長仍對孩子高考後嘗試醫美項目持保留意見。凌玥說，她注射「瘦臉針」屬於「先斬後奏」。高考前她曾與父母提起打「瘦臉針」的計劃，父母認為存在風險，難以接受。

7月14日，記者以高考生家屬身份，實地走訪了北京幾家私立美容機構。幾家美容機構的諮詢師均告訴記者，年滿18歲的情況下，不需要監護人陪同就可以獨立簽字進行醫美項目。

第一次月考後，他的成績單是紅彤彤的一片，其父不是檢討家教的缺失和他的番仔婆妻子對孩子的放縱和溺愛；也不去責問督課老師；而是蠻不講理地跑到學校來對她興師問罪，大肆指責她教學無方，毫無師道尊嚴，上課時任由學生睡覺、開小差、噁哩哇啦地大聲說話……才倒致其子好幾個科目『抱鴨蛋』。」

湯老師說：「姚老師一聲不吭地任他奚落，他越是得寸進尺，氣焰囂張，變本加厲地吹鬍子瞪眼地罵得口沫四濺……直到他罵過癮了，才邁著得勝回朝般的步伐揚長而去了。」菲妮一聽，強烈地質疑鄭校長，怎麼能夠聽任家長的放肆和恣意妄為，難怪學校的教學品質如江河日下，好老師和好學生年年驟減；三年級的吳美西接著說：「可不是，學校不反思一下，而是聽任家長對老師的胡作非為。前年，我揪了一下他的耳朵；先是他的姑姑來罵人，沒有佔到什麼上風；隨後是其父親，穿得很正式，猶如大老闆似的，到鄭校長處投訴我對他體罰，是氣勢洶洶像要把人吃下似的。」湯老師打斷她的話說道：

「他不是大老闆，只在馬迷尼紅燈區裡開了一個門面的旅行社，聽說被新開的『新僑旅行社』打敗了，頻臨倒閉；他把怨氣全發洩到我們學校裡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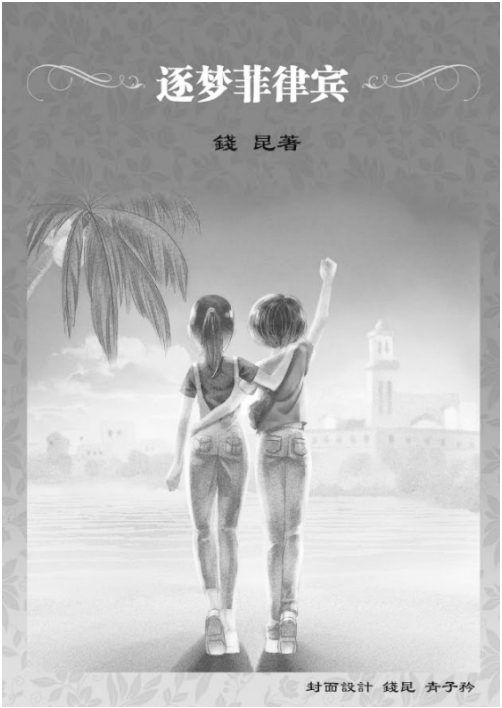
「那你如何應對呢？」菲妮繼續問美西。

「能怎麼樣！校長就在身旁，只能聽他吼叫了。張牙舞爪地罵人。」

「真晦氣，才會遇到這種人啊。他也不想。老師為什麼會對其動手？怎能一味地錯怪老師呢。我上午教的那間培幼園，家長允許我打學生的手和屁股，他們都是富二代，對老師挺尊敬的。」菲妮氣憤憤地說著；搭檔汪惠則說：

「那裡是那裡，這裡是這裡。你現在得小心點啊。一個是篤篤篤；一個是揪了下手，便衝到學校裡來提勁撒野和耍橫，那有不來找你的道理。」經汪惠如此一說，菲妮的心氣也提了上來，很想會會這個罵過兩個同事叫羅伯特吳的人。隨後，湯老師又補充了一句：「吳逸虎是大督師的督課生。」菲妮一聽。覺得蓮子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不可能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菲妮對蓮子說：「沒想到老師的地位卑微至此，能讓家長隨意來罵人，是以前打電話的升級版。」蓮子糾正說：「市內那些正式的名校，對老師保護得很好，如果有家長要投訴的



話，主任會對她說——我們查一查才回答你。不像我們校，家長放一門屁，都要記錄在案，然後來聲討老師。」面對著無法改變的人和事。菲妮果決地說道：「全力以赴地辦好合法化，明年棄教從商，爭取早日成為受人尊敬的儒商，實現自己的理想！」

「聖佳美培幼園」還未開學，但每日上午，她倆還得準時趕往那裡去佈置教室，畫些大圖，為新學年教學做準備。午餐後到「聖希中學」時，湯老師說：「逸虎的姑姑來過了，但找不到你。」菲妮心裡罵道：「已是放他一馬，沒有投訴其孩子的不是，不知感恩和收斂；反而咄咄逼人地來找她；真是咄咄怪事和欺人太甚！但天要下雨，地要積水，是無法的事」蓮子說：「沒什麼可怕的，就當是一個瘋子讓他來吼吼便沒事了。」菲妮是一肚子氣地說道：「還不知道誰怕誰。」

沒等到下課，這個羅伯特吳便到了鄭校長處。可歎的是，校長彷彿看到天煞星似的，讓陳美心十萬火急地來教室裡叫菲妮。該來的還是要來，菲妮讓班長看好班，如果有誰趁老師不在時搗蛋開小差，便記下來；然後到隔壁去告訴蓮子，她是執意地跟了去，站在了校長辦公室外，準備有事便衝進去幫忙。心有怒氣的菲妮是急衝衝地來到了鄭校長辦公室，校長示意菲妮坐在左邊。

（一八四）